

九歌文庫 100

（原名：永遠站著的人）

姜貴小說集

姜貴 著
應鳳凰 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姜貴小說集／姜貴著．應鳳凰編，--初版．

--臺北市：九歌，民 92

面； 公分．--（九歌文庫：100）

ISBN 957-444-050-8（平裝）

857.63

92008247

(原名：永遠站著的人)

姜貴小說集

姜貴 著
應鳳凰 編

「永遠站著的人」

應鳳凰

——「姜貴短篇小說選」出版前記

一九七八年，姜貴獲得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。

那時候，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「姜貴迷」，自從讀過「旋風」、「重陽」二本被評論家們極力推薦的長篇小說之後，我就像中學生迷電影明星一樣，只要見到是姜貴寫的書，不論新的舊的，一律購買不誤；直到把他的作品，大大小小的收集了半個書架。

在頒獎典禮上，第一次見到了這位心儀已久的作家。

後來，又去坐落在霧峯柳豐路的護國寺拜訪他。七十歲的姜貴先生，滿頭白髮，山東人特有的高大身材，親切和藹。

那個下午，閒談之中，我問起他，怎麼從來不寫短篇小說？

「怎麼沒有。差不多十年以前，曾經收集了一個短篇集子，可惜給一家印刷廠丟掉了。」

竟有這樣的事？聽姜貴的語氣裏，頗有三分惋惜。後來，我果然在姜貴一本散文集裏，讀到他爲這本短篇集寫的序，原來，集名要叫「六月霜」，加有「附記」二則。左列爲「附記一」：

「六月霜」這個集子，賣給臺南文心書局；文心書局交到印刷所排印的時候，適印刷所老闆因案被押。印刷所主持無人，內部弄得一團糟，就在這一團糟中，「六月霜」稿子全部散失，不見了。十個短篇，散見各報各雜誌，又分刊在臺港兩地，事隔十年，從頭再搜集起來，極不容易。更爲困難的是，我忙，沒有時間作這種事，而又不可能假手他人。因此，這個集子是沒有了。留下這篇自序，收在這裏，作爲一個瘡疤，我想，這也够了。

從此，我一有機會翻閱舊雜誌，就注意有無姜貴的短篇作品。運氣好時偶然遇見一篇，如獲至寶，趕緊影印收集起來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，姜貴去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他的逝世，更增加我要努力收全他短篇作品的決心。從民國五十年到民國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）出刊的所有文藝雜誌，包括文化性的刊物，差不多都地毯式的搜索一遍，毫無遺漏。

比較的说，姜貴的短篇小說的確寫得很少。

姜貴的長篇作品在二十種以上，對於一位小說家來說，長篇竟而比短篇寫得多；並且多出一倍，這是奇特的比例。

姜貴的長篇小說差不多完全問市了，除了小部分連載時略有缺漏，姜貴無法補正者外。

而數量那麼少的短篇作品，卻淹沒在「港臺兩地」早已不知去向的雜誌報刊中，實在可惜。在這兩年當中，我抽空跑圖書館，或者利用假日泡在舊書攤中，一本一本，一頁一頁地翻遍了民國五十年代發霉的舊報刊，總算收齊本書的十篇小說，約十五萬字。當然，已無法恢復「六月霜」全部面目，使它復活，因為其中一

篇「蛇娘」刊在「上海日報」，此報當時在香港發行，國內無法找到。

夏志清先生評論姜貴的小說，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……他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，兼顧「諷刺」和「同情」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，可說是晚清，五四，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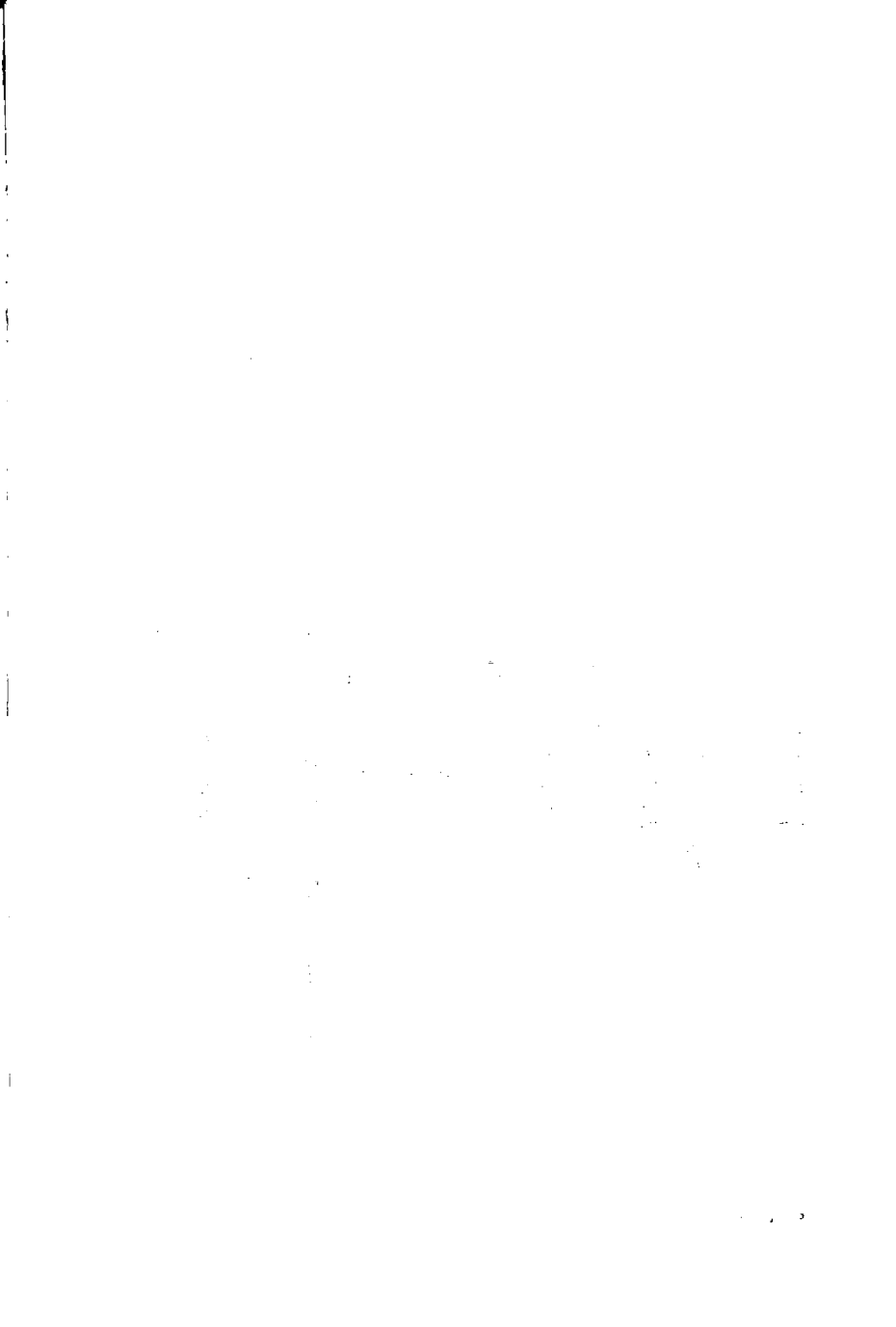
「一個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」，姜貴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，是一顆多麼光芒燦爛的名字，他站立在文學工作者的行列裏，為一個時代，一個大環境留下可貴的見證。

這本書的完成，也許能為姜貴的全部作品，盡一點收集的工夫。盼望對現代中國文學有心、有氣魄的出版家，早日策劃、推出一套「姜貴全集」。如果編得完整，這套書有三十冊——很可能是自由中國文學家中，冊數最多，分量最壯觀的小說作品。不知道這本書，能不能為姜貴全集的問世催生。

在姜貴的短篇作品中，有一篇小說的題目，恰恰可以選來作為整本短篇集的書名——姜貴的形體雖已倒下，作品永存。在文學道路上、里程上，姜貴正是——「永遠站著的人」！

目錄

三七	二五	二〇五	一七九	一六九	一二二	七二	四	九	三	生活照片
九泉之上	露天靠椅	永遠站著的人	不合腳的鞋	青山白骨	在渡船上	新樓	墮落	阿圓	雙飛	手蹟（作者生前致編者的信）
										「永遠站著的人」……應鳳凰



雙飛

即將到期，必須付出去的借款至少有兩筆，一筆是蔡局長介紹來的，按月有那麼一個人來取利息。到底這筆放款是誰的呢？實在難說。不一定就是蔡局長本人的吧？而自己仰仗蔡局長的地方太多，這個靠山永遠不要讓他跑掉。

另一筆，雖然不像蔡局長那麼有「勢力」，可是也不好對付。那是媽祖宮「廟產管理委員會」的，這筆錢由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點點滴滴捐獻而來，歸一個七人委員會保管，預備重修媽祖大殿的。因為媽祖顯靈，藉乩童傳諭，子丑寅三年開工不利，有兩年好等，這就把錢送到這裏先生息來了。

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戴老福，是風化區的大亨，至少有十個以上的幫派聽受他的指揮命令。有兩個委員是現任的議員，還有兩個是某某協會的理事，除了自己是個生意人和另外一個念

佛的大紳這沒有問題以外，竟沒有一個是好惹的。

趙老闆把一枝香煙接連猛抽，眼睛瞪著寫字臺上的日曆，一直在想：

「不過一百萬塊錢，也不算是大數目，不知怎地會一下子周轉不過來！」

他捺一下鈴，對著話機向樓下道：

「宋經理來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一個嬌柔的女人的聲音。

「等他來了，教他馬上上來！」

「是的，總經理。」

趙老闆又想起戴老福來。那也是他在經濟周轉上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他特地跑到戴老福的家裏，試探著問戴老福：

「廟裏重修大殿，什麼時候開工？」

「上次開會決定在下半年，你不是也在場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那個我知道。」趙老闆聳聳肩膀一笑，「我的意思是，為什麼不延後一個時期，把那筆款子運用一下？」

「有把握沒有？」戴老福瞪瞪眼說。

「我們想辦法跑一趟香港。」趙老闆帶點神祕的輕聲說。

「走私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要是能答應我，我這一方面管賺不管賠。說明白點，」戴老福鄭重的認真的說，「賺了，我們對分；賠了，你把我的本錢，加上拆息，還給我。你想想看，你願意嗎？」

戴老福自以為這算給了趙老闆一個難題，打量他一定是答應也不好，不答應也不好，存心看看他那一副尷尬的表情。哪曉得趙老闆一聽，竟然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老戴，」他大聲說，「你我合作，當然是那樣子，那是當然！怎麼好讓你賠錢？」

這樣的回答，戴老福倒是頗感意外。略頓一下，說：「那麼我們一言為定。」

「一言為定！」

當天晚上，戴老福就以主任委員的資格發出緊急通知，第二天管理委員會開會。戴老福在會議席上說：

「重修大殿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應當問問媽祖，照她老人家的意思行事。現在開會，請大家都發表意見！」

這原是天經地義的事，當然沒有意見。什麼都是現成的，乩童立刻裝扮，鑼鼓一響，大家紛紛跪禱，上香鳴炮，乩童便跳起神來。紛亂到約半小時，乩童忽然倒地，口吐白沫。鑼鼓立停，大家靜悄悄的一動不動，大眼睛瞪著乩童。一時，乩童一躍而起，兩眼直視，作個女人的聲

音，喝道：

「重修吾神大殿，切忌子丑寅年！犯之天下大亂，加上地方糜爛。吾神去也！」

喝畢，又一下倒在地上，半晌方醒。大家七手八腳，把他扶到旁邊的椅子上坐下，拿熱茶給他。他茫然四顧，有氣無力的問道：

「剛才媽祖附在我身上，有說什麼話嗎？」

有人告訴了他。戴老福再把各位委員請到會議席上，說道：

「今年剛巧子年，照媽祖的意思，這三年以內不宜動工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戴老福見大家沒有話說，從後面的袴袋裏摸出一個小小的記事簿來，翻閱一下，說道：

「重修捐款，一共是六十四萬。既然有三年時間，怎麼運用一下才好，白放著太可惜了！」

這話一出，身為委員之一的趙老闆立刻搶著說：

「就交給主任委員全權運用好了。除了你，又有誰能負得起那麼大的責任來！」

會議席上沒有人說話，這就算「無異議」，一致同意了。

以後趙老闆從戴老福手裏拿到這筆錢。但他也沒有真的上香港走私，他貼上拆息，挖肉補瘡，拆東牆補西牆了。

「想到從前這一幕，特別想到那個裝模作樣的上神的乩童，趙老闆嘴角上笑了一笑。不幸的

是，最近戴老福一個人買下了第一流的紅毛大戲院，立逼著收回這筆錢，趙老闆倒爲難了。

電話鈴響，趙老闆一陣心跳，心想這不是蔡局長就是戴老福，怎麼樣子敷衍他們呀！戴老福是爲了買進一家戲院，倒也罷了；蔡局長爲什麼也要在這個時候要錢？「你不過三十幾萬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！未免太怪！」

硬著頭皮抓起聽筒來，卻是個熟悉的女人的聲音。

「是的，我是。你是哪位？」對方一陣輕笑。

接著說：「喲，你看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！」

「蔡紅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呀，你怎麼多日不到我這裏來了？」

「最近忙。」

「忙什麼？」

「還不是生意。」

「有什麼好生意，也攜帶攜帶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「嗯，好呀！」

「晚上你來，我們面談。」

「幾點鐘？」

「越晚越好，你可以送我回家。」

「那麼，十二點？」

「好吧，十二點請你過來！」

放下電話，宋經理上來了。趙老闆忙問：

「有辦法嗎？」

「難，很難。」宋經理搖搖頭，吞吞吐吐的說，「好像外邊風聲不好，不知怎地都聽說我們要倒！」

「要是戴老福和蔡局長這兩筆能付出去，就能穩住！」趙老闆懸著一顆心，自覺心虛的說。

「一百萬，不容易！」

趙老闆忽有所感，離開寫字檯讓宋經理在靠街窗下的籐靠椅裏坐了。拿香煙對吸著，又親自從電冰箱裏拿出兩瓶汽水來，宋經理幫著開了，兩個人挨近坐下。趙老闆鎮定一下自己，笑著，輕輕說：

「你知道蓉紅？」

「寶鳳樓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我知道。」

「聽說她手頭有幾文。」

「有的。不過她是專搞房地產的，恐怕沒有現金。」

「房地產不好押款？」

「要得她肯才成呀。」

想想，趙老闆把談話作個結束：

「你還是去想你的辦法，小數也要，集腋成裘呀。蓉紅的事，我自己想辦法試試看。」

宋經理應著，下樓去了。

趙老闆一個人在寬大的寫字間裏踱來踱去，想不出有個什麼好辦法來可以打動蓉紅。二十年在風塵中打滾，這個婆娘是個名聞全省的酒女，是個富婆，也是個機伶鬼。趙老闆想，就憑我這一份，未必能玩得轉她。而且，她的消息又是最靈通的，我的生意不穩，別人都風聞了，難道她會不聽見？

趙老闆連連搖頭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「不行，不行！」

又是電話鈴響。趙老闆一楞，戴老福和蔡局長的影子又在他的腦海裏一閃，略略猶豫，仍然拿起了聽筒。女人的聲音，又是女人！

「四哥哥嗎？」